

欽定魏書

卷之六
四十六

魏書卷六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卽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

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
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
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
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
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
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
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
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
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
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

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扁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

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
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
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
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旦憂勤思
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旻不暇食蔑以爲喻上
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
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
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
妾衮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

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
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
空高允奏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

閔

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
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
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
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

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澤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乂害澤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澤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擿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扈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黥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

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
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
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
宋維與義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
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
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謫稟劉騰奏其弟官郡
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
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拷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
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謫是
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

欵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宵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旣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欵義籍寵姻戚
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
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義名藩重地皆其
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
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臣忠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
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
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

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
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
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梟諸兩觀
洊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
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
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
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
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

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

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

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與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

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
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耶耳太和初舉秀才對
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
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
省費則徭役可簡井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
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
爵祿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
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
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

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
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
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
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
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
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
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
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
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

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
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
乎警蹕於闐闐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
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
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
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
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口
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
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
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